



# 黑夜里發生的事

郑克西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 黑夜里发生的事

郑克西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长江文艺出版社

1957年·武汉

黑夜里发生的事

郑克西著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武汉解放大道332号)

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盈新出字第3号

新华书店武汉发行所发行

汉口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1/32 开·1 3/16 印张·17,000字

1957年8月第1版

195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500

统一书号：R10107·61

## 目 录

|                      |    |
|----------------------|----|
| 黑夜里发生的事(陈貽福插图) ..... | 1  |
| 譚老师和我(黄显逊插图) .....   | 15 |

## 黑夜里发生的事

那还是十年以前的事，我当时只有十五岁。

六月的一个黄昏，当我拖着沉重的脚步去上夜工的时候，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日本军舰上的太阳旗已变得黯淡无光了。

我上夜工的时候，也是我所住的王家宅一带的市民耐不住躲在二层楼房里的时候，这一带的楼房，就象上海的一些电台所广播的滑稽节目“七十二家房客”中所描写的那样：象鷄籠又象蒸籠。几乎每一平方公寸的面积都给塞满了。所以只等太阳一落，男女老少都掂了个小凳或挾了条破席到弄堂里乘凉了。这正是穷人们一天的黄金时间：妇女们穿着打了补丁的薄布衫，一边喂着孩子吃乳，一边摇着去年保存下来的芭蕉扇，两眼直楞楞的盯着弄堂，等待着自己的男人放工或做小生意回来。男人的影子刚闪进弄堂口，她们就把孩子放在席子上，用洗脸盆在自来水龙头前放了一满盆凉水。当男人洗罢澡，做妻子的已把饭菜准备在弄堂里了。

这里的黄昏，虽然还有从附近的一条臭水沟里吹来的臭气和飞起来的蚊子，但终究是凉爽的，充满生气的。

可是我却要在这样美妙的时间里，去到一个象火爐一样热的工厂里上工。每当我提着飯盒在乘凉的人們中間走过的时候，我的鼻子不由得会发酸起来。我想起日本鬼子沒打进上海以前的生活是多么有趣呀，那时候爸爸在上海和几个师兄弟合伙开了个木器作場，給南京路一家最有名的木器公司做加工活。有次我跟着爸爸一同去送貨。爸爸进了木器公司大門，我就在公司大門前等候着，兴趣十足地鼻子貼近玻璃櫥窗，欣賞着一套又一套的用上等木料做的漂亮家俱，我怎么也不明白爸爸那双又粗糙又难看的手竟会做出这样光滑漂亮的木器家俱来。我更不明白家里有那么好的木头和油漆，可是自己用的家俱既不上漆，也不刨光，做得馬虎极了。有不少次我就給那些馬虎家俱身上伸出来的木刺刺痛了皮肉。我想着想着，爸爸从大門里出来了，我就把我的一些想不明白的古怪道理提了出来。爸爸听了，好一会不說話，最后，爸爸捏了我一下鼻子說：“你真是一个呆鳥！”捏得我鼻子好痛。

不过爸爸捏我鼻子的时候是不多的。更多的是送貨回来的那天晚上，爸爸就帶着我到大舞台去看連台戏——西游記。当孙悟空在台上連翻五个跟斗的时候，我就拍手大笑。戏散

以后，在有軌电車的隆隆声中，我做起梦来，仿佛我也成了齐天大圣，一口气能翻五个跟斗。

但是这样的日子却讓日本鬼子的大炮給打掉了。

鬼子打到上海以后，我和爸爸媽媽全家三口人就住到王家宅来。第二年爸就到一艘英国輪船上做木匠去了。爸爸动身那天，媽媽还叫我到臭水沟边上去裝了一小袋土。媽媽就把那袋土放在爸爸的衬衣口袋里，說什么帶着故乡故土，可保身体健康。可是爸爸走后，每到旧历除夕，媽媽就要带我去南京路保安司徒庙坐夜，媽媽說这样可保佑爸爸在外身体健康，一路平安。我說：“故乡故土不已能保佑爸爸了嗎，还要菩薩保佑做什么？”媽媽不待我說完，就生气地罵我：“你不要多嘴！”一面嘴里連連念佛。

菩薩並沒有保佑爸爸平安归来，太平洋战争发生以后，爸爸的消息就中断了，后来从国际紅十字会得到消息說：爸爸做工的那艘輪船給德国人炸沉了。爸爸成了俘虏。

就这样，我讀到小学五年級，就失学了。每年夏天我虽不象有錢人家的孩子們那样：他們的爸爸媽媽会帶着他們去水上飯店、游泳池、公园、露天音乐厅等等好玩的地方去。但是我也有自己最起碼的享受，那就是当我光着脚，和媽媽一同踏着一天火热的柏油路，避过了日本兵的眼睛和刺刀，从郊区販大米回来，在自来水龙头底下洗一个痛快澡，喝过稀

飯以後，就坐在弄堂拐角上路燈底下讀章回小說或連環畫。有時却與大人們對坐下來下幾盤棋，或者听賣報的阿三叔講新聞。深夜，我就躺在破席片上睡着了。第二天天不明，我又直奔郊區了。

誰知道今年的夏晚，我連這個最起碼的權利都給剝奪了。希特勒德國已經給蘇聯紅軍打敗了，日寇在太平洋地區和美英軍隊作拚死戰，蘇北一帶的新四軍非常活躍。鬼子慌了，對中國人民的統治更加殘酷了，對糧食的統治更嚴厲了，私人絕對禁止販賣糧食。市郊常有開槍打死販米人的事發生。米進不到市區，市民們為了買二升米得在前一天晚上坐在米店門前等候，還得挨警察的鞭子。

媽媽哭着反對我冒着生命危險去販大米，我也不愿媽媽受苦担惊。我就由阿三叔介紹到日本工廠做工去了。

就這樣，這年夏天，我過着比販米更艱苦的日子。一星期日班，一星期夜班，輪流着倒換，沒有休息日，一班十二小時的站在高溫電爐边上工作着。

那天黃昏，當鄰居們到弄堂里乘涼時，我象往常一樣的拖着沉重的脚步，露出一種羨慕他們的眼光，沒精打彩的上工去。不同的是我手里少了個飯盒。因為今天媽媽沒有買到米。我只有到弄堂門口的燒餅攤上買了兩個燒餅，以備半夜肚子餓時充飢。我一路走着，回憶着過去的日子和今天的處

境，肚子里簡直要冒出火來，恨不得拿把刀子在日本工頭長尾的肚子上戳幾刀。

忽然，我拿燒餅的手象中了電似的震動了一下，低頭一看，手裡的燒餅不見了。在暮色里我看見一個矮小的影子在飛跑。我根本沒有多想，拔腿就追，一路上還撞着了兩個人。要不是那個廬三摔了一跤，我就不可能追上他了。他摔倒剛爬起來，我就沖了上去，一把抓住他的領子。扳過臉來……這個人的年紀和個子全跟我差不多，就是瘦得可怕，他的腦袋仿佛隨時會從他的細脖子上掉下來似的。我抓住他時，他一手抱著腦袋，準備挨打，一手卻把兩個燒餅全往嘴裡塞，嘴邊象螃蟹似的沾滿了泡沫。我厭惡地舉起了拳頭，向他臉上打去……

“別打他吧！”

有人拉住了我的手，我回頭一看，原來還是個小姑娘呢！那小姑娘比我低半個頭，生就一張圓圓的臉和一頭烏黑的頭髮，眼睛睜得又圓又大的看着我。我被看得不好意思起來，鬆手了。

那小廬三見我放了他，恐懼的眼光中露出了一絲謝意。他看着自己手裡咬過的燒餅，忽然，他把燒餅送到我手裡說：

“對不起，這還你！”

這倒使我產生了一種同情心。他比我更不幸些，我至少

还有工做。我并没伸手去接烧饼。

“你自己吃吧！”小姑娘对他說，一面又对我說：“他怪可怜的。”

她倒好，把我的烧饼做了人情，可是我半夜吃什么呀！

我头也不回的向工厂走去。口袋里没有一个錢，半夜只有餓肚子了。

我剛进厂門，工厂的汽笛声象猪一般的叫了起来。一大群日班工人下工了。他們的臉上沒一絲血色，眼皮浮肿，头发蓬松，身上发出一股說不出来的汗酸味。

我上了楼，打开制造部工場的門帘，立刻有一股热浪向我迎面冲来，工場簡直象一只大鍋爐似的，一百多部电爐各发出摄氏三百到四百度的高热。工場四周的窗戶拉上了厚厚的防空帘。男工們都光着上身，脖子圍着擦汗用的手巾。女工們还没开始工作，衣服已經被汗水浸透了。

我經過工場中央四面装有玻璃的工头值班室，工头长尾叫住了我。我进了值班室，长尾告訴我說：我被派做上手了，給我配一个下手。我原来跟赵师傅做的下手工作也另外配人了。最后当他告訴了我的机器号碼以后，就揮手叫离开值班室了。

我的下手还没来，我坐在机器跟前无聊的想起剛才那位小姑娘来，她长得多么漂亮啊！也許是个学生吧！学校生活

是最愉快不过的，可是我是一辈子不可能进学校了。不过也不一定，日本鬼子要打跑了，爸爸从外国回来，我不又能上学了吗？要能再上学多好，要是能到那个小姑娘同一个学校去呢！

我想得多么美满呀！可是当我抬起头来，我不由吃惊得跳了起来。

站在我面前的就是我刚才想念的小姑娘和工头长尾。工头告诉我，那小姑娘就是我的下手，是新来的。

我半晌没说出话来。当下手不是件简单事，当我初当下手时，每晚站十二小时，两手不停的转动着直径两公尺的大铁轮盘，一夜下来，手臂象是要断了似的，手掌磨起了血泡，浑身骨头象断了似的，第二天一早回家，躺在床上简直象死了似的，一点都不想动了。

可是这个小姑娘呀，人比轮盘高不了许多。她就不应该到这种地方来，应该到阳光明亮的学校里去。

“我们开始工作吧！你得多教教我！”想不到还是她先提醒了我。一边她手忙脚乱想找个放饭盒的地方。

“不行！饭要放在屋里，半夜就会变得不能吃了！”我接过饭盒，从窗帘缝中伸出去，放在窗台上。接着，我知道了她的姓名叫周之华，我又替她找了个木板箱，翻过来放在轮盘前，我说：“你个子太低，转起来费力气，就站在这上面吧！”

我还告诉她应该怎样看我的手势行事，我的手一压，她就得将輪盘急速向下轉，我的手一抬，她就得将輪盘向上松。我还做了几次样子讓她学。

我坐在她对面，两只手戴着双层的紗手套，手指上还纏了布条。我打开火热的銅模，加了几勺原料，盖上模盖，将銅模推入电爐，手势一打，輪盘就将上面带的一个电爐压下来了，将銅模压的結結实实，冒出了一股烟；我手一提，电爐松开了。我换了个銅模进去，輪盘又压了下来。我打开銅模，用小鉄片鏟起滿板鈕扣，又加了几勺原料，合上銅模，就这样輪替着工作起来了。我身上的汗水象雨水一样的流着，有时額上的汗珠滾落到銅模上，火热的銅模就会发出吱吱的叫声。当我发现那姑娘臉变得緋紅，气喘吁吁的时候，我就有意的緩慢了我們的工作速度，故意的将空銅模摔的乒乓乱响，免得讓工头发现我們在磨洋工。

上半夜，我发现她足足喝了五碗开水。要不是茶桶里的水沒有了，她大概还能喝五碗。

十二点鐘，汽笛象猪一般的嚎叫起来，吃飯時間到了。我跟着大家奔到窗台前拿飯盒。等我回来，我发现周之华沒精打彩的坐在木箱上，我把飯盒交給她說：

“到院子里乘凉去罢！”

她搖搖晃晃的站了起来，跟我下楼了。下了楼剛走到院

里，她忽然拉着我的手臂說：

“你沒有帶飯，我的飯分一半你吃吧！”

我提了提褲腰，肚子里咕咕的叫着，可是我打定主意不吃她的飯，她第一天上工，又是那么累人的活，这一盒飯她一个人怕还吃不飽呢！

“我不餓，你自己吃吧！”我說。

“你不餓？”她笑了，圓臉上露出两个圓圓的酒渦：“你的腰比女孩子家还細呢！”

我給她笑得不好意思起来，就向她解釋，我原来在弄堂里还是个有名的小胖子，就是这个工厂将我烤干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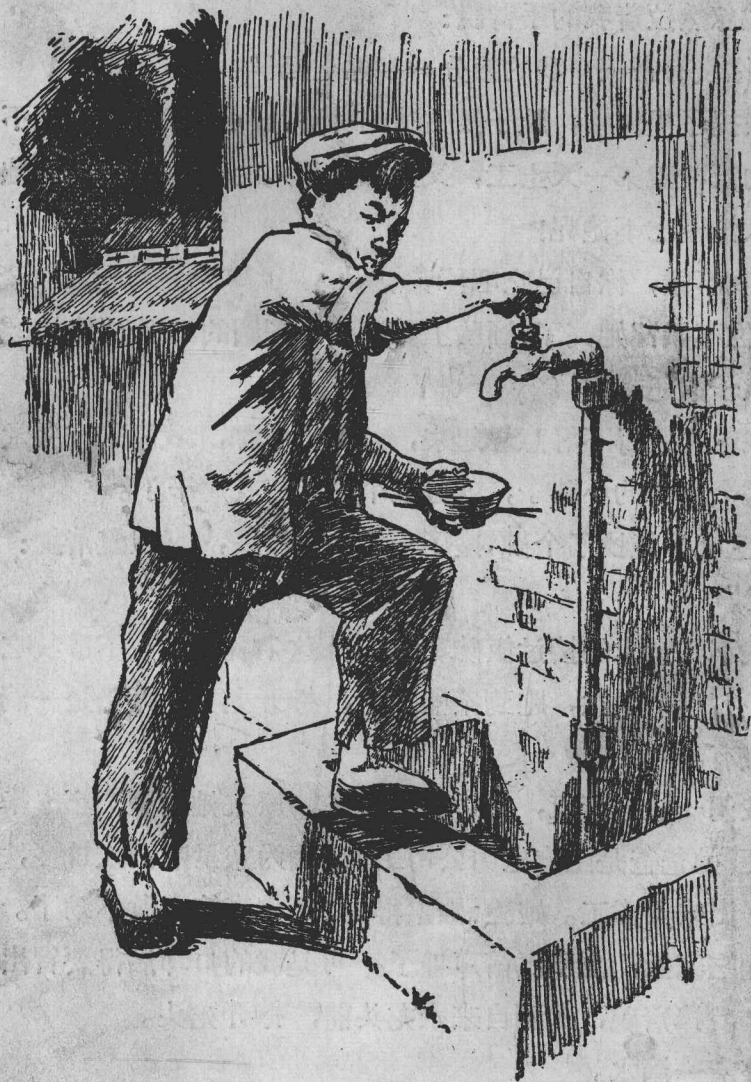
“吃吧！”她找了个碗，撥了一大半飯給我，又重复着說：“吃吧！”

我不好意思的接过飯碗和筷子，这半碗飯实在不够我吃的。我打了个主意，跑到茶桶跟前，擰开龙头，可仍是一滴水都沒有。

我們一边吃着飯，一边攀談起来。原来她还是个小小学毕业生呢！她爸爸是上海电力公司工人，因为家里吃飯人口多，她只好出来做童工。她說：她累得很，下半夜簡直做不动了。

剛吃完飯，上班汽笛声叫了。可是我的口却渴得要冒起火来，我捧着碗，走到自来水龙头前，擰开龙头。

沒有一滴水。



“媽的，鬼子連自來水都不讓喝了！”我氣憤得罵了起來。

工人們都陸陸續續進廠房了，可是周之華卻向我走來。

“日子比豬狗都不如，一上班自來水都不讓喝了。”我向她發着牢騷說。

她又不相信似的擰開龍頭。當然不會有水，可是她不象我那樣又跳又罵。卻低聲的對我說：

“上工去吧！”

院子裡工人全走完了。二層樓窗口傳出乒乓的打銅模聲。我猶豫着，嗓子渴得真難受。忽然，我注意到水龍頭下的木槽裡有半槽黑色的水流在星光底下閃動着，那是剛才工人們洗臉擦身用的水。我沒有多加考慮的就用手撥了撥水面，將身子俯在木槽上，咕嚕咕嚕的喝了几口。我聽見周之華的驚叫聲，接着她又來拉開我。可是我却感到有一股涼爽的气味衝进了我的嗓子。可是當我剛離開木槽，胸中却感到一陣惡腥。一反胃，剛剛吃下去的半碗飯全吐出來了。這時候，我看到周之華臉都吓白了。兩行淚珠從她的美麗的大眼睛裡挂下來了。

“要緊么！”她關心地問：“我替你向日本工頭請假去。”

“不用！”我阻止了她：“他不會准假的。”

周之華拉着我的手，我們兩個一前一后的上樓去。我肚子裡不住地罵着鬼子，連自來水都有了限制，真毒惡！不過

今夜我也有值得高兴的事情，我認識了这么好心的一位小姑娘，只有媽媽曾經那么关心过我。想到这里，我不由得多看了她一眼。可是猛一抬头，从她肩上看去，工头长尾气汹汹地站在楼梯口，一手扶着楼梯把手，一手摸着他的皮腰带。我知道事情不妙，半夜里长尾常常象老鼠一样的从值班室走出来，在工場里悄悄地走来走去。要是发现有工人打瞌睡，他就这样的从腰上解下皮带，向工人背上抽去。我們現在上工迟到了，說不定会給我們吃一頓生活的。我的脚步躊躇了一下。

周之华回头看了我一眼，仍旧拉着我不放，她将身子靠着楼梯边走，想从长尾身边走过去。

长尾臉上帶着凶气，嘴里不三不四的罵着下流話，慢慢的解下皮带，眼看周之华要吃亏了。我一个箭步躡上前去，用身子护住了她。一面用手臂去擋皮带，可是嗖的一声，皮带抽在我的鼻梁上，我鼻子感到一陣热。手臂一擦，全是鼻血，嗖的又一下，打在我的臂上。我气得眼都快冒火了。我看准了长尾瘦瘦的腰身，如果他要敢再抽我一下，我就抱住他，不把他甩下楼去，起碼也得两人一起滾下去，一个换一个也不吃亏。我和长尾对瞪着眼，象一对要打架的公鷄那样。

大概周之华看出了我的决心。她在我身后輕輕的說：

“好汉不吃眼前亏。”一面又对长尾笑着說：“先生，他有

病，饒了他吧！”

坐在机器跟前，周之华在破手套上撕了一片紗，揉皺了塞到我的鼻孔里。可是我还是埋怨她不該向鬼子求情，并且把我差一点要和鬼子拚了的想法告訴她。

“啊呀！你这是什么主意！”她一点也不同情我說：“你只要还一下手，鬼子就会把你抓到宪兵队去的。”

就在第二天半夜十二点鐘，当我和別的工人們从窗台上取下飯盒，剛揭开盖子，看見飯面上有一張紙片，我湊着灯光讀起来，我的神經跳动了一下，进工厂一个多月来我第一次碰到这怪事。紙片上詳細記載着我被鬼子打了的事，而且还揭露了鬼子为了阻止工人上班時間下楼喝水，把水門關閉的惡毒做法。紙片上号召工人們應該起来同鬼

